

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

精華解析

## 楊再思傳

——《舊唐書》卷九十

### 【毛澤東評點批注和講話】

#### 楊再思佞人

——毛澤東讀劉昫等《舊唐書·楊再思傳》的批語（見《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二二六頁）

### 【解析】

楊再思是鄭州人，一生在高宗、武則天、中宗三朝擔任要職，十分顯赫。他先后擔任過守蘭臺侍郎、同鳳閣蘭臺平章事、太子右庶子、封鄭國公。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戶部尚書、中書令、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謚號是恭。

據《舊唐書·楊再思傳》，楊再思歷事三主，知政十余年，從沒有薦舉過人才，仕途一帆風順的訣竅有二。第一，善于揣測、巴結，迎合皇帝的心思：「為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主意所不欲，必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必因而譽之。」也就是說，楊再思起了皇帝看家狗的作用：「順主者

昌，逆主者亡。」又如在長安末年，昌宗犯罪，司刑少卿桓彥範判決解除其職，武則天心中想袒護昌宗，想解脫他無罪，在征求大臣們的意見時，群臣靜默，唯有楊再思答道：「昌宗往因合煉神丹，聖躬服之有效，此實莫大之功」，這一句話，使得武則天極為高興，昌宗竟也因此官復原職。楊再思却受到群臣的耻笑。第二，楊再思善于巴結交好皇帝所取悅的侍臣，借以間接地迎合，阿諛皇帝。如昌宗容貌姣好，因此深得武則天的寵幸。楊再思竟然拍馬屁說六郎（即昌宗）的容貌不是像蓮花，而是蓮花如同六郎的臉。楊再思拍馬屁的技巧可謂無以復加。

楊再思做官的另一特點，是迎合君上，草菅人命，全然不顧事實。如當武三思借故要誣殺大臣王同皎時，楊再思負責與吏部尚書李嶠、刑部尚書韋巨源共同審理此案。結果，楊再思不是以事實為根據，以國法為準繩，而將王同皎判處死刑，受到公衆輿論的一致譴責。

毛澤東一貫主張做人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以一切為人民群眾負責的態度做好一切工作。他特別要求黨的各級幹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幹部，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沒有調查便沒有發言權；同時，毛澤東堅決反對搞兩面派，提倡講真話，做老實人，干老實事。他對歷史上笑里藏刀、陽奉陰違，沒有頭腦，沒有棱角的人是堅決反對的。在民主與法制日漸健全的今天，我們相信，毛澤東所批判的楊再思之類的「佞人」，會越來越沒有市場。

【原文】

楊再思，鄭州原武人也。少舉明經，授玄武尉。充使詣京師，止于客舍。會盜竊其囊裝，再思邂逅遇之，盜者伏罪，再思謂曰：「足下當苦貧匱，至此無行。速去勿作聲，恐為他人所擒。幸留

公文，余財盡以相遺。」盜者齎去，再思初不言其事，假貸以歸。累遷天官員外郎，歷左右肅政臺御史大夫。延載初，守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證聖初，轉鳳閣侍郎，依前同平章事，兼太子右庶子。尋遷內史，自弘農縣男累封至鄭國公。

再思自歷事三主，知政十余年，未嘗有所薦達。爲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主意所不欲，必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必因而譽之。然恭慎畏忌，未嘗忤物。或謂再思曰：「公名高位重，何爲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長安末，昌宗既爲法司所鞠，司刑少卿桓彥範斷解其職。昌宗俄又抗表稱冤，則天意將申理昌宗，廷問宰臣曰：「昌宗于國有功否？」再思對曰：「昌宗往因合煉神丹，聖躬服之有效，此實莫大之功。」則天甚悅，昌宗竟以復職。時人責彥範而賤再思也。時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脚野狐賦以譏刺之，再思聞之甚怒，出令言爲長社令，朝士尤加嗤笑。再思爲御史大夫時，張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嘗奏請公卿大臣宴于司禮寺，預其會者皆盡醉極歡。同休戲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請剪紙自帖于巾，却披紫袍，爲高麗舞，紫頭舒手，舉動合節，滿座嗤笑。又易之弟昌宗以姿貌見寵幸，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思以爲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也。」其傾巧取媚也如此。

長安四年，以本官檢校京兆府長史，又遷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中宗即位，拜戶部尚書，兼中書令，轉侍中，以宮僚封鄭國公，賜實封三百戶。又爲冊順天皇后使，賜物五百段，鞍馬稱是。時武三思將誣殺王同皎，再思與吏部尚書李嶠、刑部尚書韋巨源并受制考按其獄，竟不能發明其枉，致同皎至死，衆冤之。再思俄復爲中書令、吏部尚書。景龍三年，遷尚書右僕射，加光祿大夫，其年薨，贈特進，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謚曰恭。子植、植子獻，并爲司勳員外郎。再思弟季昭爲

考功郎中，溫玉爲戶部侍郎。

【譯文】

楊再思，鄭州原武人。年少時即舉爲明經，授官玄武尉。有一次作爲使者來到京師，栖息于客舍，正好趕上盜賊偷他的行李，正巧又讓楊再思碰見，盜賊伏地請罪，楊再思對他說：「你應該是苦于貧困匱乏，才這樣沒有品行。趕忙離去，不要作聲，不要被別人知道了擒獲你。只請留下公文，其它財物全都贈送給你。」偷盜者攜帶財物離開，楊再思始終不說這件事，借錢才回來。累積升遷至天官員外郎，歷任左右肅政臺御史大夫。延載初年，守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證聖初年，升任鳳閣侍郎，依照前同平章事，兼太子右庶子。不久升遷爲內史，從弘農縣男累積封至鄭國公。

楊再思由于歷經侍奉三個皇帝，執政十幾年，從未舉薦過人才。爲人巧言諂媚，能默察皇帝的意思。皇上心里不喜歡的人，他一定再三毀譽；皇上想要做什麼，他一定會大加贊譽。然而他恭謹小心，懼怕忌妒，從不抵觸別人。有的人對楊再思說：「您名高位重，爲何却這樣委曲自己呢？」楊再思說：「世上的事很艱難，正直者常遭禍害。假如不這樣，怎么能使自己保全功名呢！」武后長安末年，張昌宗因行爲不法被法司所審問，掌管刑罰的少卿桓彥範判決解除他的官職。昌宗不久上書喊冤，武則天將要爲昌宗解脫，在朝廷上問衆臣說：「昌宗對國家有功嗎？」楊再思回答說：「昌宗以前由于合煉神丹，聖上服用后有效，實在沒有比這更大的功勞了。」武則天很高興，昌宗最后得以官復原職。當時人們以顏範爲貴，以楊再思爲賤。左補闕戴令言因而作

《兩脚野狐賦》來諷刺楊再思，楊再思聽說了很是惱怒，貶戴令言為長社令，朝士就更加嗤笑他。楊再思為御史大夫時，張易之的哥哥司禮少卿同休曾經上奏請求公卿大臣在司禮寺出席宴會，到了宴會的人都飲醉了，很是快樂。同休調戲說：「楊內史臉象高麗。」楊再思很高興，請人剪紙自己帖在中上，退下來披着紫袍，跳高麗舞，纏頭舒手，一舉一動合着樂節，滿座都嗤笑他。張易之的弟弟昌宗以姿貌被寵幸，楊再思阿諛說：「人人都說六郎面似蓮花，再思以為蓮花似六郎，并不是六郎似蓮花。」他獻媚取巧到了如此的地步。

長安四年，楊再思以本官約束考核京兆府長史，又升遷為檢校揚州大都府長史。中宗即位后，授予他戶部尚書，兼中書令，又轉為侍中，以官僚的身份封為鄭國公，賜給他實封三百戶。又作為冊順天皇后使，賜物五百段，鞍馬也是相同賞賜級別。當時武三思將誣告殺害王同皎，楊再思與史部尚書李嶠，刑部尚書韋巨源一起接受上司旨意一同審理此案，將王同皎久系獄中，竟然不能發現他的冤情，最后王同皎死于獄中，眾人都為他喊冤枉。楊再思不久又重做了中書令、吏部尚書。景龍三年，楊再思又被升遷為尚書右僕射，加光祿大夫。當年死去，贈他特進，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謚號是「恭」。他的兒子植，獻都被封為司勳員外郎。楊再思的弟弟季昭為考功郎中，溫玉為戶部侍郎。

### 朱敬則傳

——《舊唐書》卷九十

#### 【毛澤東評點批注和講話】

賈誼雲：「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朱敬則政治家、歷史家，年七十五。

——毛澤東讀劉昫等《舊唐書·朱敬則傳》的批語（見《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二二六頁）

#### 【解析】

毛澤東生前在不同場合的多次講話中，歷數年輕有為的歷史人物時，常常說到「英俊天才」賈誼。賈誼年輕時便才華橫溢，曾任梁懷王的太傅。后梁懷王不慎墮馬而死，賈誼自責「為傅無狀」，在鬱鬱寡歡中去世，年僅三十三歲。毛澤東對此很感惜嘆，曾寫下：「梁王墮馬尋常事，何用哀傷付一生。」一九五八年四月毛澤東在致秘書田家英的信中寫道：

家英同志：

如有時間，可一閱班固的《賈誼傳》。可略去《吊屈》、《鵬鳥》二賦不閱。賈誼文章大半亡失，只存于《史記》的二賦二文，班書略去其《過秦論》，存二賦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賈誼于南放歸來著此，除論太子一節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氣氛，值得一看。如伯達、喬木有興趣，可給一閱。

毛澤東

四月二十七日

《過秦論》是賈誼影響最大的政論文。

賈誼通過對秦削平六國，實現統一而又短促而亡的原因的總結，期望為漢文帝改革當時的政治提供借鑒，然而其文的實際影響，絕不僅限于西漢一代。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曾指出，《過秦論》與《治安策》等為「西漢鴻文，沾溉后人，其施澤遠。」賈誼在《過秦論》中寫道，秦王朝「以六合為家，郁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短促而亡的原因，是統一天下之后沒有及時完成政策，策略風格的轉變，沒有注意到「攻守之勢」的不同：

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后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無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王可立而待。



由「取」轉變為「守」，由「并兼」轉變為「安定」，政策與策略必須與時推移，然而秦始皇沒有能夠努力克服長年戰爭后形成的強大歷史慣性，「其道不易，其政不改」，因而沒有「取之」和「守之」的區別，於是終於演出了短促而亡的歷史悲劇。

朱敬則在唐朝武則天稱帝時，曾任正諫大夫等要職，毛澤東在《舊唐書·朱敬則傳》開篇的一大頭上批注：朱敬則，政治家、歷史家。

在「朱敬則」三字旁，毛澤東又用粗重的黑鉛筆加了三條直綫，批注：「年七十五」。

朱敬則在武則天執掌朝政時，曾向他提出「宜絕告密羅織之徒」的建議。他上書武則天，舉秦朝滅亡為例，說：「李斯在任秦宰相時，實施申不害、商鞅的政策，為國立法，廢除私刑，減少國家不必要的開支和冗員，發展農業生產，因而出現「人聚國富」，而統一天下。在征戰結束，國家安定后，本來應該「易之以寬泰，潤之以諒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但秦沒有這樣做，反而「任虐滋甚」，結果很快滅亡，「此不知變亡禍也。」毛澤東在朱敬則的這段論述處，逐字都加了旁圈。

朱敬則在上書武則天時，又舉漢朝初定之后，叔孫通雜采古禮和秦代制度，同儒生共立朝儀，陸賈著《新語》，為漢高祖論述秦及古代興衰之國的經驗教訓，說明天下既定，「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謀帝國」，乃是非常必要的。他建議武則天「覽秦、漢之得失」，「改法制，立章程，……室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對朱敬則的這些意見，武則天「甚善之」。以上引文都是毛澤東逐字加了旁圈的重點內容，在天頭上也多處劃着三個大圈作標記。

朱敬則生性耿直，御史大夫魏元忠、鳳閣舍人張說被誣陷，將處死刑，「諸宰相無敢言者」。獨有朱敬則上書武則天，申述這兩人無罪，并說，他們二人「素稱忠正，而所坐無名。若令得罪，豈不失天下之望也。」兩人因而得以免死。奸臣張易之為武三思等十八人畫《高士圖》，多次拉朱敬則「預其事，固辭不就，其高潔守正如此」。朱敬則任職時，所推薦的人才，都很能干，「則天以為知人。」

《舊唐書·朱敬則傳》記載：朱敬則「倜儻重節義，早以辭學知名。」他「嘗采魏、晉以來君臣成敗之事，著《十代興亡論》，又以前代文士論廢五等者，以秦為失，事未折衷，乃著《五等論》。」這也是毛澤東稱他為「歷史家」的根據。

朱敬則很清廉，神龍二年（七〇六）他被誣陷，遭貶回到家鄉，行囊中竟「無淮南一物，唯有所乘馬一匹，諸子侄步從而歸。」「敬則重然諾，善與人交，每拯人急難，不求其報。」對這兩段文字，毛澤東逐字加了帝圈，并在天頭上畫着三個圈。

毛澤東對朱敬則的評價是中肯的。

### 【原文】

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也。代以孝義稱，自周至唐，三代旌表，門標六闕，州黨美之。敬則倜儻重節義，早以辭學知名，與三從兄同居，財產無異。又與左史江融、左僕射魏元忠特相友善。咸亨中，高宗聞而召見，與語甚奇之，將加擢用，為中書舍人李敬玄所毀，乃授洹水尉。

長壽中，累除右補闕。敬則以則天初臨朝稱制，天下頗多流言異議，至是既漸寧晏，宜絕告密羅織之徒，上疏曰：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弃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疾耕急戰，人繁國富，乃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于進趨，變詐可陳于攻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况鋒鏑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寬泰，潤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

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滎陽、成皋之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效一奇，唯進豪猾之材，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痍之痛尚聞，二子顧眄，綽有余態，乃陳《詩》、《書》、《禮》、《樂》，開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理之乎？」高皇默然。于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用，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復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劍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即晷漏難逾，何十二帝乎？亡秦之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蘊廬；禮經者，先王之陳迹。然則祝祠向畢，白狗須投；淳精已流，糟粕可弃。仁義尚舍，况輕此者乎？」

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二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奸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人

心保能，無妖不戮。以茲妙算，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謀，入天人之秘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聞，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非鼎食。即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刍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見機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辭，流曠蕩之澤，去萋菲之牙角，頓奸險之鋒芒，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則天甚善之。

長安三年，累遷正諫大夫，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御史大夫魏元忠、鳳閣舍人張說爲張易之兄弟所誣構，將陷重辟，諸宰相無敢言者，敬則獨抗疏申理曰：「元忠、張說素稱忠正，而所坐無名。若令得罪，豈不失天下之望也？」乃得減死。四年，以老疾請罷知政事，許之，累轉冬官侍郎，仍依舊兼修國史。張易之、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及納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臺少監王紹宗等十八人形像，號爲《高士圖》，每引敬則預其事，固辭不就，其高潔守正如此。

神龍元年，出爲鄭州刺史，尋以老致仕。二年，侍御史冉雍素與敬則不協，乃誣奏雲與王同皎親善，貶授廬州刺史。經數月，洎代到，還鄉里，無淮南一物，唯有所乘馬一匹，諸子侄步從而歸。敬則重然諾，善與人交，每拯人急難，不求其報。又嘗與三從兄同居四十余年，財產無異。雅有知人之鑒，凡在品論者，后皆如其言。景龍三年五月，卒于家，年七十五。

敬則嘗采魏、晉已來君臣成敗之事，著《十代興亡論》。又以前代文士論廢五等者，以秦爲失，事未折衷，乃著《五等論》曰：

「昔秦廢五等，崔寔、仲長統、王朗、曹同等皆以爲秦之失，予竊異之，試通其志雲。

蓋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博愛，本之以仁義，張四維，尊五美，懸禮樂于庭宇，置執範于中衢。然後決玄波使橫流，揚薰風以高扇，流愷悌之甘澤，浸曠蕩之膏腴，正理革其淫邪，淳風柔其骨髓。使天下之人，心醉而神足。其于忠義也，立則見其參于前；其于進趨也，若章程之在目。禮經所及，等日月之難逾；聲教所行，雖風雨之不輟。聖人知俗之漸化也，王道之已行也。于是體國經野，庸功勳親。分山裂河，設磐石之固；內守外御，有維城之基。連絡遍于域中，膠葛盡于封內。雖道昏時喪，澤竭政塞，鄭伯逐王，申侯弑主，魯不供物，宋不城周，吳征百宰，楚問九鼎，小白之一匡天下，重耳之一戰諸侯，無君之迹顯然，篡奪之謀中寢者，直以周禮尚存，簡書不隕。故曰：「不敢失墜，天威在顏。」

自春秋之后，禮義漸頹，風俗塵昏，愧耻心盡，疾走先得者爲上，奪攘投會者爲能。加以八世專齊，三家分晉，子貢之亂五國，蘇秦之斗七雄，苛刻繁興，經籍道息，莫不長詐術，貴攻戰，萬姓皆戴爪牙，無人不屬背距。所以商鞅欺故友，李斯囚舊交，孫臏喪足于龐涓，張儀得志于陳軫。一旅之衆，便欲稱王；再戰之雄，爭來奉帝。先王會盟之禮，昔時樽俎之容，三代玄風，掃地至盡。況始皇削平區宇，殊非至公，李斯之作股肱，罕循大道，人無見德，唯虐是聞。當此時也，主猜于上，人駭于下，父不能保之于子，君不能得之于臣。欲使始皇分土奸雄，建侯薄俗，若喻晉、鄭之可依，便借賊兵而資盜糧，寄龍魚而助風雨，不可行也。是以秦

鑒周德之綿深，懼己圖之不逮，罷侯置守，高下在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聞二主。直是不  
得行其世封，非薄功臣而賤骨肉也。

高皇帝揭日月之明，懷天地之量，算財不足以分賞，論地不足以受封。邑皆百城，土有千  
里，人殷國富，地廣兵強。五十年間，七國同反，賈誼憂失其國，晁錯請削其地。若言由大而  
反也，不若召陵之師，踐土之衆也；若言有材而起也，劉濞非王霸之材，田祿無先、管之略  
也。直是齊、晉以逆禮爲慚，吳、楚以犯上非愧，蒙由教起，其所由來遠矣。自此之后，雜霸  
又衰，中興不能改物創圖，黃初不能深謀遠慮。緬觀漢、魏之際，尋其經緯之初，未有積德重  
光，澤及萬物。觀其教，偷薄于秦風；察其人，豺狼于漢日。故魏太祖曰：「若使無孤，天下  
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明竊號議者，觸目皆是。欲以此時開四履之祚，垂萬代之封，必有通  
車三川以窺周室，介馬汾、隰而逐異侯。而王司徒屢請于當時，曹元首又勤于宗室，皆不知時  
也。」

當時賢者是之。

敬則知政事時，每以用人爲先，桂州蠻叛，薦裴懷古；鳳閣舍人缺，薦魏知古；右史缺，  
薦張思敬。則天以爲知人。

睿宗即位，嘗謂侍臣曰：「神龍已來，李多祚、王同皎并復舊官，韋月將、燕欽融咸有褒  
贈，不知更有何人，尚抱冤抑？」吏部尚書劉幽求對曰：「故鄭州刺史朱敬則，往在則天朝任  
正諫大夫、知政事，忠貞義烈，爲天下所推，神龍時，被宗楚客、冉祖雍等誣構，左授廬州刺  
史。長安年中，嘗謂臣雲：「相王必膺期受命，當須盡節事之。」及韋氏篡逆干紀，臣遂見危

赴難，異戴興歷，雖則天誘其事，亦是敬則先啓之心。今陛下龍興寶位，凶黨就戮，敬則尚銜冤泉壤，未蒙昭雪。况復事符先覺，誠即可嘉。」睿宗然之，贈敬則秘書監，謚曰元。

## 【譯文】

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朱家世代以孝義著稱，從北周至唐朝，三個朝代都受到朝廷的表彰，朱家門前立着六個門觀，州里的鄉親無不稱贊。敬則風流倜儻，注重氣節禮儀，早年即以擅長辭學而聞名。他與三個堂兄住在一起，財產共享無分別。他又與左史江融、左僕射魏元忠的關係特別友好。咸亨年間，唐高宗聞知朱敬則的名聲，于是召見他，與之交談，嘆為奇才，將要加以提拔重用時，被中書舍人李敬玄從中詆毀，因此只是任命他做洹水縣尉。

長壽年間，朱敬則的官職升至右補闕。他鑒于武則天初登皇位，天下人頗多流言蜚語，到此時漸漸平息下來，應該禁止那些到處告密、羅織罪名、陷害無辜的行為，于是上書說：

「聽說李斯做秦朝宰相的時候，推行申不害、商鞅的法制學說，重視刑名家的觀點，限制貴族集團勢力無限膨脹，壯大王室的力量，減少無用的耗費，削減不急需的冗官，珍惜時光和功效，抓緊耕作和備戰，人口繁衍了，國家富強了，然后才去攻殺諸侯。此乃扶危救弊的方法啊！所以說：『刻薄可以在進取中施行，變詐可以在攻戰時使用。』戰爭如同火一般，若不撲滅就將自己燒掉自己。況且鋒利的箭頭已經銷熔，頑固的石城已經毀壞，諒必可代之以寬容平和，用淳樸溫和來教化百姓，用八方音樂來使百姓性情柔順，用三代之禮來引導百姓的行為，秦朝正是違背了上述的正確作法，使得淫逸暴虐之風瘋狂滋長，一發不可收拾，終于弄得土崩

瓦解，這是不知應變所帶來的禍害啊！

「陸賈、叔孫通侍奉漢王劉邦時，正處于滎陽、成皋戰役之間，那時，糧食供給已經枯竭，智謀和勇氣都已窮盡，他們不能提出一種主張，獻上一條妙計，只是推薦那些強悍狡詐的人才，引薦一些貪婪殘暴之徒。待到天下初定，刀槍入庫，戰鼓之聲未息，戰爭尚留滿目瘡痍，陸、叔二人斜眼顧盼，裝出滿腹經綸、綽綽有余的樣子，向漢高祖陳述《詩經》、《書經》，解說《禮記》、《樂記》，開導王道，謀劃帝業。高祖皇帝憤憤然說：「我憑馬上征戰而得天下，哪里用得着那《詩經》、《書經》的！」二人回答說：「馬上得天下，難道也能在馬上治理天下么？」高祖皇帝聽后默默不語。于是，陸賈著就《新語》，叔孫通制定禮儀，人們這才知道曉天子的尊嚴。此乃明曉權變的好處啊！假使當時高皇帝排斥這兩人而不加任用，棄置《詩經》、《書經》而不顧，熱衷于攻戰所得之利，尊重武夫之類的人才，那些人必然相互爭功。張良已知其中的變禍，于是拔劍擊柱，說是我輩不可不早作預謀。如若不然，漢朝連一日也難維持，何況相傳十二個皇帝呢？秦朝滅亡之后，又怎能統治二百年呢？因此說：仁義，乃是聖人的居所；禮和經，乃是先王留存的事迹。然而祭典完畢，祭品應該扔掉；純正的精華已經流出，糟粕就可以拋棄。仁義尚能舍弃，何況經此輕微的東西呢？」

「自從新朝開啟，萬象更新，韓王、霍王二位皇叔肆意誹謗，徐敬業等四個元凶興兵發難，這時，如若不陳設武器，就無法應天命順人心；不嚴刑峻法，就不能摧毀邪惡制止暴亂。所以設立銅匱，開告密之端，是非曲直的真相必然呈現出來，包藏的陰謀全都顯露出來。結果，天道神靈幫助正直，沒有罪惡不被鏟除的；人心保護有才能的人，沒有妖孽不被殺盡的。用這樣



的妙算，去探究天地造化的奧秘；用這樣的神謀，去順應天人合一的玄妙之術。所以能够不下席就可出謀劃策，不出門就可治理天下，百姓安居樂業，帝位依序傳遞。多么偉大啊，找不出更合適的詞句來稱頌它的啊！商湯伐夏桀的鳴條之戰，周武王伐商紂王的牧野大戰，流血使草木改變顏色，大有共工怒觸不周山之勢，但這些能與前述偉大的功業相提并論嗎？然而，急速匆忙的快跑，難以留下完好的足迹；彈奏急促的弦律，就少有美妙的和聲；拯救溺水的女子，就不能遵循男女授受不親的德行規範；治療饑餓，就不一定非要奢侈的食物不可。即使是從前奇妙的計策，在當今也不過是廢物一椿。衷心希望陛下能够考慮秦、漢二朝的治政得失，審核現行措施中哪些是合適的，哪些是可以丟棄的，哪些是過去有用而今應該破除的。如此見機行事，哪里用得着整天忙忙碌碌的呢？陛下千萬不可滿足于天下太平，而在創造偉業的半途徘徊不前。但願陛下能改革法制，建立章程，宣告恬愉的文辭，表現寬宏大度，除去進讒言的小人，挫敗奸險之人的鋒芒，堵塞誣陷害人的源頭，掃除結黨營私的現象，使天下百姓坦然歡樂，難道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嗎！

武則天認為他說得很對。

長安三年，朱敬則官升正諫大夫，不久又任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當時，御史大夫魏元忠、鳳閣舍人張說被張易之兄弟誣陷，即將被治重罪，各位宰相沒有人敢出來為他們說話的，獨有朱敬則一人違抗聖意，為他們申辯說：「元忠、張說素來以忠正著稱，說他們有罪是沒有憑據的。若是定了他們的罪，不是就會失掉了天下人的信任了嗎？」於是魏元忠、張說得以被免去死罪。長安四年，朱敬則稱自己年老多病，請求免去他知政的官職；皇帝準許了他的要求，后